

詩義折中

養心齋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七

唐風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周成王以封弟叔虞其俗
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後改號晉
仍謂之唐者從其初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去声無已大康泰
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蟋蟀蟲名歲莫而蟋蟀猶在者蓋其種類甚
多如促織竈馬在煖屋中皆能度冬也除去也

風不曰晉
而曰唐見
武公能滅
者宗不能
沒唐雖能
有唐晉
不能繼唐

梁中泰有
以土不林蟻
山樞痛土
必能富不
貧運不
力耳皆
可以至

蟬在堂
後曰今我
孫則能
遊於逸
既曰今

康過於樂也。職主也。居所處之位也。瞿瞿却顧之
貌。思其居。故常內省也。朱子曰。唐俗勤儉。其民終
歲勞苦。不敢少休。及歲晚務間。乃敢相與燕飲。爲
樂。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
不已過於樂乎。蓋亦顧念其身之所居者。使雖好
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
至於廢事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
此。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

我不樂又曰
魚已太康

不淫於樂

矣曰賊思其

外則傲戒也

虞心曰好

毛荒則也

心毛荒心

詩人之勤

其好憂思

雖思唐虞

其臣之法

業而詞

多與伯益

告戒之旨

詩序前重

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賦也逝往也邁去之速也外所居之餘也所居之

外凡有關於居者皆思之也蹶蹶敏於事也思其

外故常勤勉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

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役車載任器以供役者歲晚則役車休農工

畢也慆去而不返也憂意外之患也思居思外思

其常也思憂思其變也休休安閑之貌能思憂則

無憂矣故休休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蟋蟀勸思也人情莫不好樂然患大康而至
於荒荒則失業將有憂矣荒則失心并不知
其有憂矣故治荒莫若思思者心之職也思
欲其詳又恐其雜故貴慎也思欲其深又恐
其遠故貴近也欲近而慎必先思居居者所
處之位也素其位而思則無處不有當爲之
事不敢雜矣無時不有當盡之功不暇遠矣

原刺晉僖公也
修不中於故不
立於國不
以其及時以礼
日猷弗思

風遠也

故曰思不出其位也不出位則位之外可不
思矣而又思其外者何也外者居之餘也一
身以外皆人也一室以外皆地也上下四旁
之地親疎遠近之人皆念及之而後一室之
內可以久處故思其外正所以安其居也如
是則有備無患矣然而人之患常出於所備
之外苟自謂無患則荒而失心勢必荒而失
業以至於憂而不救故常恐其有憂而必思
之似可以無憂而亦必思之於是乎有終身

之憂而無一朝之患矣故曰思深哉其有陶
唐氏之遺風乎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
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興也樞刺榆也榆白粉也婁亦曳也宛坐見貌愉
樂也言山之有樞隰之有榆供人用也今子有衣
裳而弗曳婁有車馬而弗馳驅夫其不用是欲常
保其有也而不知一旦溘逝其所有者乃爲他人
用矣一生辛苦而他人是愉豈不大愚也哉

山有栲櫟有杻子有廷內弗灑弗埽子有鐘鼓弗鼓
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興也栲山櫟也杻杼也考擊也抑之詩曰夙興夜
寐灑埽廷內維民之章閔睢之詩曰窈窕淑女鐘
鼓樂之然則埽埽廷內而考鐘鼓亦政教所關非小
節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
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易曰需于酒食貞吉禮記曰君子無故不去

琴瑟然則酒食琴瑟亦禮樂之大端也朱子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序刺晉昭公之不
能修德以正其國
有財不能用有鐘
鼓不能以自奉有
朝廷不能灑埽政
教民散時以危亡
鄰謀敗其國家
不知國人不恤以
賓琴瑟可以和志喜樂可以陶性永日可以

引年此則所謂國奢示儉國儉示禮乃富而
教之之實功豈徒曰及時行樂已哉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褱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
何不樂

比也鑿鑿嶢巖之貌褱領也諸侯之服朱中衣而

繡黼領此云素衣朱褱降於諸侯也子指桓叔也

沃曲沃也晉昭侯封桓叔於曲沃晉弱而曲沃強

故詩人憂之言揚水緩弱而白石嶢巖水之力不

能轉石以比晉之力不能制沃也素衣朱褱始封

之服也。從子于沃，從封之官也。既見君子，得預其政也。桓叔得大邑，已從之而預其政，則宜樂矣。而若有不樂者，何哉？自問之詞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比也。朱繡，卽朱褱也。褱，上繡爲繡形也。鵠，曲沃之邑也。曲沃爲都，而又有旁邑，見封地之廣也。憂，則更甚於不樂矣。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命桓叔之令也。既見君
子。故得聞之。聞之而不敢告人。此則其不樂而憂
之故也。夫不敢告。必有不可告者也。不可告而又
告人。曰不敢告。則不啻告之矣。嚴粲曰。不敢告人
正所以告晉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揚之水。憂晉也。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
成。師穆侯卒。仇立。是爲文侯。文侯卒。昭侯立。
封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師服諫曰。國家之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命桓叔之令也。既見君
子。故得聞之。聞之而不敢告人。此則其不樂而憂
之故也。夫不敢告。必有不可告者也。不可告而又
告人。曰不敢告。則不啻告之矣。嚴粲曰。不敢告人
正所以告晉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揚之水。憂晉也。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
成。師穆侯卒。仇立。是爲文侯。文侯卒。昭侯立。
封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師服諫曰。國家之

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晉何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其後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此蓋桓叔受封之初，與潘父有成謀。詩人聞之，而微其詞以告人也。夫既從桓叔而乃露其陰謀，豈非負恩哉？聖人錄之者，重公義也。凡受君恩而以國情告賊者，是助逆也。聖人之所誅也。受私恩而以賊情告君者，是反正也。聖人之所與也。詩錄揚之水，教人不以私恩廢公義也。侯犯以郇叛。

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
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駟赤對曰臣之業在
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卒出侯
犯而以郈歸叔孫能反正矣知此詩之義矣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
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名其實辛而烈聊語助詞朋比也
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曲沃強盛詩人憂之故言椒
聊之實蕃衍則盈升矣彼其之子碩大則無朋矣

又言椒聊遠條者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以比曲沃
之子孫曰盛將爲晉國之患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菊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
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匊篤厚也鄧元錫曰碩大無朋
况大都耦國也碩大且篤况厚施得衆也嚴粲曰
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侯其意則憂昭侯之
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椒聊惡曲沃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
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大小有等所
以強幹弱枝也晉之曲沃大鄆耦國矣桓叔
之子孫曰眾必有繁枝傷本之患坐視其強
盛而不爲之所非奮發而剪其宗親則隱忍
而讓爲篡奪事有必至勢難兩全故詩人預
料而深憂之也春秋謂國私邑強而公室卑
者多矣獨曲沃哉故分封之初都邑之大小
不可不熟計也

月流火

三星在

三星在

三星在

三星在

三星在

三星在

三星在

三星在

三星在

三星在

三星在

三星在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
如此良人何

賦也。綢繆纏綿也。良人夫稱也。國亂民貧婚姻不
能備禮故當初婚之夕而酒饌不設但有綢繆之
束薪而已。燈燭稀微但見三星之在天而已。淒涼
如此此何夕也。而乃見良人則良人之艱窘可知
也。子兮子兮見者相謂也。良人家貧無以為禮而
見者亦貧不能資助故共相嗟歎以為無如此良
人何也。